

心中的科大

肖雪梅

浣花纸,一席梦,梦醒时分,花已开半夏。山水之间,中科大绽放,缓缓归矣。

枕上诗书闲处好

门前风景雨来佳

撷一缕晨曦,抱一卷诗书,于朦朦胧胧的希望之中开启一天的知识之旅。清晨的宿舍里,一杯温水,一笺诗词,最美不过,字字珠玑。文字的清香伴着水汽氤氲,灵魂开启;黑板上教授的粉笔还在叽叽喳喳写个不停,那一抹岁月的背影掩下智慧的沉重。那几个高数到

底是不愿轻易解出,偏要在脑袋里峰回路转,才见得柳暗花明。傍晚的咖啡厅愈发宁静,浓浓的咖啡香气挟卷去几分困意,书中调皮的文字一一映入眼帘。不论清晨、上午、傍晚,知识总带来无尽的感动。晨曦、喷薄而出的太阳,银辉倾洒的明月一路陪伴。年轮流转,转动着我们这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也转动着内心还不敢呐喊出的梦想。

宝鼎茶闲烟尚绿

幽窗棋罢指犹凉

一世樱花飞舞,舞动着我

与闺蜜的情影;一袭莲子清香,青春洋溢着谦和的美好。好想就这样静静望着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中科大,而我就这样体悟着人生的奥秘,感受这禅意。雁回顾,踏遍九州寒芜,一曲音乐,一幕斜阳,再不是那个古道西风瘦马的断魂人。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中科大是英才的摇篮,虽然我还不知道在这里会开启怎样的一段神奇之旅,但我明白不论是有故事的老北

门,还是历经风雨的郭沫若广场,张扬的都是报国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中科大这个炼金炉,我期待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能拥有更强壮的翅膀。四年风霜,一朝一夕,为的便是成材。中科大必能让我成为国家之栋梁,真正为人民,为社会做些事情。期待着我在我老师学校的培养栽培下找到自己的特长,用知识武装自己,凭科技唱响中华。智

慧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踏实笃定,承担起我们的中国梦。这就是我心中的中科大。

也西湖的荷花已开,我迫不及待。心中的中科大有无限的美好,怕是一笺诗书描绘不来。我不想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学生,我要的是可以煮酒论天下的殿堂——我心中的科大。

科大,我来了。相信你,也一定会带给我许多感动与惊喜。

张爱玲的文字

秋虫晚唱

中国的小说,最缤纷的是民国,张爱玲就是其中最妖娆的奇葩。

她的文字好看,像红楼梦。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学家,写过红学的书,不知道是否精于考据训诂,至少,她是以文学家的角度解读吧,她的文字细节也是走红楼梦那种自然流畅又婉约精致的路子,过人之处,就是起承转合的精妙,不妨称她的小说为海派红楼。

红楼梦的前半部分,多是用贾宝玉的视角,弥漫着诚挚和温暖的滋味。张爱玲的不同,是以林黛玉的视角,因此是冷峭刻薄的冷色调,毫不迁就,看穿那些遮遮掩掩的地方。她写大上海里弄里的女人,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在中篇的有限篇幅里,自然又完整地表达出人生重要的经过。

她文字的主角永远是用情的女人,有一颗无处安放的心,在落寞的氛围里慢慢凋零。

她看重毛姆,她的文字也充满了毛姆风格的冷幽默,绝不放过嘲弄和讥讽虚伪男女的机会。不过她没有毛姆的宽容和怜悯,她必须揭穿那些人生魔术师的把戏,她喜欢描述那种堂皇之下的窘迫和不堪,她的笔下,总是睁着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

她也有英伦女作家的执拗之风,像山间溪流,躲在幽深冷僻处盘旋,根本没有人迹的地方,因此更加旁若无人。我认为十九世纪的英伦女作家,是女作家们不能逾越的高峰,她们的文字非常有韧劲,一板一眼,不怕挑战,奋不顾身。

她对色彩敏感,笔下的服装好似油画。

她笔下的月亮是真的月亮。

她几乎不写孩子,她也从不去感悟童心。

她的散文也很好看,可惜写得极少,她不愿表露真情。

她自己的爱情和人生,就像她笔下小说中的一篇。

民国小说的张爱玲,如同宋词里的李清照。

哪位女子的文字不输张爱玲呢,我想到一个人,可惜她没有机会写,她就是林黛玉。

中西合璧,古今交融。我只喜欢有自己风格的作家,如张爱玲这样的。

科大的那些猫儿

佚名

如果有人问谁是科大最幸福的生物?想必非校园里这群自由散漫的猫儿们了莫属了。

它们从不为GPA发愁,也没有想过飞跃重洋与加菲猫为伴。它们不必为科研忧虑,只需每天看着月亮升起然后落下,或蹲或躺着等着众人前来喂食,还可以在温暖的春夜里吟诵着爱的咏叹调。

这就是科大的猫儿,让人羡慕嫉妒眼红的猫儿。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猫儿甚至是某些深闺学子们精神上的图腾。

它们无忧无虑,自由散漫,最逊的猫儿也会用眼神

鄙视着来来往往不给它们食物的行人们,管你是看门大妈还是大院士。

学术猫

有人拍到,量子大腕潘建伟在作学术报告时,一只“学术猫”淡定自若,从容登台摆Pose抢风头的照片,并立即成了网红。

“面对潘院士,这只猫实在是太牛气冲天了!”事后有人感慨它的强大气场——据说当时它先是站在门里静静听了一会儿,接着走到报告台前,摆出一副“放开那个话筒,让我来”的架势。潘院士专注作报告,没

注意到这只小猫,但它成功地吸引了台下所有人的目光。

据说这只小猫起初溜进会场时,曾被工作人员抱了出去,可它很快又溜了进来,再次被抱出去时,小猫很不情愿的样子。这一幕,恰好被学校党委书记许武在门口看到了,说:“让它进去吧,外面它也怕冷啊!”于是学术猫就一直跟着开会了。

老白

老白是一只挂掉经年的老肥猫,至今活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那厮又肥又懒,胖得尴尬。每天最大的运动就是趴在石头上晒太阳,外加咀嚼食

物,别的猫咪你喂它时至少还会殷勤地呻吟两声,老白这厮,年老成精,动都不动,它顶多瞟过一道独有的目光审判你和你的供奉。目光之犀利,鄙视之深刻,天下之大,无猫能出其右。

在科大,我们可以更关注一只诗意地栖居在身边的猫,不用管象牙塔外的风云变幻。这是一种很单纯的美丽,或许也是科大本身的一种魅力所在。

想过几十年以后,我会不会再忆起在某个漆黑的夜里,我曾向上帝许愿,如果有来生,我宁愿做一只科大校园里自由自在快乐而散漫的猫。

走近冬至

韦良秀

北风
吹来寒冷的气息
站在冬至的门口
怀想
三月的桃花
七月的流火

叶的鲜艳
已悄然褪去
只留下一片泛黄的回忆
用燃烧的生命
纵情绽放最后的美丽

从此
风儿开始凛冽
大气渐渐寒凝
落叶埋进泥土
种子寻找归宿
默默地孕育新的生命

冬至
是孕育幸福的季节
只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里
我心中的积雪



一鉴亭

副刊 第480期

也西湖倩影

迈歌 摄影

理论物理学家的孤独

虹意

理论物理学家往往是孤独的,因为它经常要独立思考,他的思想要与众不同,他的游思如一条孤舟在脑海里不受干扰的飘,也不知是否能有幸抵达彼岸。在他未出成果前,他是孤独的,因为没人理解他所研究的东西的价值。在他出成果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

也是孤独的,因为即使没有遭受嫉妒与排斥,他的成果为人承认也需一个过程。普朗克曾说:出

现新的理论尔后得以传承,并不是是因为说服了反对者,而是反对者们渐渐去世了,而年轻人作为惯例接受了新理论。

有人说通过学术讨论和交流,就会引起新的智慧之火苗。但是,纵观物理史,几乎所有重大的原创的成果都是个人思考的产物。写到此,我想起明代文人谭元春的散文《自题“秋冬之际草”》,内中关于旅游写道:“况独往苦少,同志苦多;泛则方舟,登或共履;非甚暗滞,其何默焉?……故陶渊明所谓‘良辰入奇怀’,谢灵运所谓‘幽人尝坦步’”。

谭举人认为旅游时不能同游者众多,否则即使风光再好也无奇想。试想朱自清先生如果是有人陪伴去荷塘边,能写出现在大家看到的《荷塘月色》吗?我们

搞科研就像一次脑海中的旅游,若受干扰,则思绪纷杂,难有心得。记得多年前,我气喘吁吁登上黄山天都峰顶,方寸之地挤了不少人,当地人在周围插了一些木牌,上书:“天都峰一游”、“天都奇观”等。拍照的游客的相机取景如有掠过这些牌子,当地人就向游客索要钱,说是取了他们设的人文景,要付取景费2元。游客们自然不服,于是与当地人争吵起来,先是互骂,接着就在弹丸之地推推搡搡起来。当地人走惯了山路,不觉得“高处不胜寒”,游客们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有的只好乖乖地交钱。这使我大煞风景,赶紧下山,什么景观的印象也未留下。可见一个思想者要尽量避免无端的干扰,心静独处,才有可能出好想法。

孤独不是孤僻,但苦思冥想使人吃香,睡不深,有诗为证:探幽不时觉迷茫,思陷图围忒寻常。口到饭菜嚼石蜡,题系梦境睡牀床。家务敷衍撞钟事,烛影寒更饥鼠望。论文寄出尤思过,邮局门前几彷徨。

孤独的思考孕育着一种乐趣,所谓“研者心中尊寂寞,苦僧眼下泪不弹。”当他在歧路无灯下蹒跚后,从“荧屏行列几模糊,意像点线难成串”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终于看到清醒的景象,这种历尽劫难取得真经的过程如同唐僧到了西天。

孤独的思考如走一条崎岖的小路。发现X-射线的伦琴爱好爬山,在1922年他最后一次爬阿尔卑斯山时曾对同伴说:“我还是要选择离开熟路而到山石崎岖的路去攀登,如果我万一失踪,别到大路上去找我。”